

欽定南史

卷之六
二十九

南史卷六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緯

章華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爲當時所重仕梁爲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

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

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
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
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罍於海浦禮
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
豈不然歟旣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
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臚臚別風
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
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忝
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

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
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
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
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
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荅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
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
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
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
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於吳中贈侍中諡恭子有書

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
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
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
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
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
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
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
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
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
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

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蒨與顧協泊然靜退
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蒨
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
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
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蒨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
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
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蒨
母隨蒨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
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蒨性沉密少言

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
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
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
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
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
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
日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屨良須克壯今給卿
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
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
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
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
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
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
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
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
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
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
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謦爲會稽
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

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

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

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劔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於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毫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震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

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卽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顥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譭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

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

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
季孟傾蓋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
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
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
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
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
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
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昨匹夫之力衆寡不敵

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頤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